



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哲学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 and beyond*

为濒危的世界写作

——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

[美] 劳伦斯·布伊尔 著

岳友熙 译

人民出版社

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 and beyond*

为濒危的世界写作

——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

「美」劳伦斯·布伊尔 著

岳友熙 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

[美]布伊尔 著;岳友熙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哲学)

ISBN 978-7-01-014735-2

I. ①为… II. ①布…②岳… III. ①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8217 号

原书名: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 and beyond

原作者:Lawrence Buell

原出版社:Belknap Press, 2001

著作权合同登记:01-2011-7216

为濒危的世界写作

WEI BINWEI DE SHIJIE XIEZUO

——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

[美]劳伦斯·布伊尔 著 岳友熙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ISBN 978-7-01-014735-2 定价: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言	/ 1
《美丽的美国》简·亚当斯和 约翰·缪尔	/ 10
生态想象和生态无意识	/ 21
本书的大纲	/ 31
第一章 有毒的话语	/ 35
有毒的标准	/ 37
对有毒话语的剖析	/ 41
毒性、风险和文学想象	/ 52
第二章 住所的住所	/ 64
住所的飘忽不定	/ 69
住所连通性的五个方面	/ 74
住所想象的重要性	/ 88
拯救不为人所爱的住所：怀德曼	/ 92
第三章 漫游者的进步：重新入住 这座城市	/ 99
浪漫的都市生活：惠特曼、 阿姆斯特德等	/ 106
极端现代主义和现代城市理论	/ 123
惠特曼现代主义：作为生物地方主义者 的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 129
后来的轨迹	/ 143

第四章 决定论话语	/ 153
从狄更斯到莱特的都市小说	/ 156
作为命运的田园生活	/ 169
决定论的安慰:德莱塞和杰弗斯	/ 176
观察在文学和生活中的限制:贝里和 布鲁克斯	/ 185
为决定而演讲:亚当斯	/ 198
第五章 现代化和自然界的诉求:	
福克纳和利奥波德	/ 201
作为生态历史学家的福克纳	/ 203
《去吧,摩西》和生态无意识	/ 209
福克纳、利奥波德和生态伦理	/ 215
第六章 作为资源和图标的全球生态	
系统:想象海洋和鲸鱼	/ 229
重新象征海洋	/ 232
《白鲸》与民族、文化和物种等层级	/ 239
想象种际主义:巨型动物的诱惑	/ 250
第七章 兽类与人类的苦难:非人类中心	
主义伦理学与生态正义	/ 261
分 裂	/ 262
调 解	/ 275
第八章 流域美学	/ 283
从水到流域	/ 284
现代流域意识:从玛丽·奥斯汀 到现在	/ 294
谢 辞	/ 309
注 释	/ 313
索 引	/ 413

导 言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栗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

——《庄子·外篇·胠篋第十》

这是我的第二部关于生态想象的著作，我在写作此书时坚信：生态危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资源的危机、公共健康的危机，或者政治的僵局。不是通过单独减轻这些危机而使“今天美国的生态政策中正在丢失的”成分得以弥补：“一个共同生态利益的条理分明的美景足以产生持续不断的公众支持。”¹正如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评论关于对物种灭绝的辩论那样：“只有自然被带进了人们的日常意象，带进人们讲的那些故事，它的美丽和苦难才会被看见和重视。”所有的人类生态学者努力的成功，最终不是与“一些高度发达的技术或某种神秘的新科学”相关，而是与“精神状态”²相关：态度、情感、意象、叙事。

尽管美国公司的广告预算超过了所有美国高等教育机构

的联合预算是一种粗糙的计算,但它表明:相信想象力的力量不是文学学者的特有癖好。当然,它也表明想象并非总是一种“善的力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想象渴望将艺术与事务世界隔离开来。“诗不使任何事情发生”坚持认为 W.H.奥登的 1939 年的挽歌与诗人 W.B.叶芝相匹敌,但却反对奥登以助长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对想象力的滥用。雪莱壮阔地断言:“诗人是不被承认的世界的立法者”,使奥登颤抖“对我来说听起来更像是秘密警察”。³虽然他厌恶启蒙主义的征服艺术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仍然是生态想象行为,无论有谁从反面想到了什么,潜在地留下印象,并强化至少四种世界契约。他们可以用代理的方式将读者与别人的经验、苦难、痛苦连接在一起:那是人类和非人类的。他们可以重新将读者与他们到过的地方连接起来,并把他们送到他们的肉体将永远不会去的地方。他们可以将思想引向不寻常的未来。并且他们可以影响一个人对物理世界的关心:让它或多或少地感到珍贵或濒危或者可以任意处理。这一切可以使适度细心的读者阅读一个珍贵的、被滥用的或濒危的地方。

本书以范围广泛的文本表达了这些信念。其主人公主要是从 18 世纪后期到今天的美国作家。然而,我用“有创造力的作家”这个范畴来囊括那些雄辩滔滔的观察家,他们都没有将他们自己视为艺术家。所以我的戏剧主人公不仅包括沃尔特·怀特曼、赫尔曼·梅尔维尔、玛丽·奥斯汀、西奥多·德莱塞、理查德·莱特、威廉·福克纳、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格温多林·布鲁克斯、温德尔·贝瑞、特里·坦皮斯特·威廉姆斯、约翰·埃德加·怀德曼和琳达·霍根盖尔,而且也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简·亚当斯、奥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和其他那些纵



横驰骋于“文学”与“非文学”的传统划界之间的人。

大部分章节在某种程度上是沿着历史线路而不是作为连续的叙事进行组织的,是作为始于产业化以来的生态写作历史的一个个插曲。

显然,尽管环境这个术语本身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才明显地在英语中使用,但对环境的关注并非仅仅始于两个世纪以前。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人类在生物历史上是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来构建自己的生物,而其周边环境又是人类不能居住的,因此,他们所有的史前古器物可能被期望带有那样的痕迹。“生态批评”——通过这个综合性的术语,那些崭新的文学作品和环境研究运动就渐渐被贴上了标签,尤其在美国——应该从那些现存的最古老的文本到当下的作品进行展开是有道理的。⁴这是被这样一些著作的问世所证明了的,如罗伯特·波格·哈里森的《森林:文明的阴影》和路易丝·威斯林的《新世界的绿色乳房》,这两部作品都是从读苏美尔人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开始的,而这个史诗是聚落文化战胜狩猎文化、城镇战胜森林的寓言。⁵经典文本和类型肯定地继续产生影响。但随着技术社会的加速变化而来的是已经大大加剧的对“环境”的焦虑”,而随着环境焦虑而来的是传统话语的改变和大量的新话语的出现。

我用“环境(的)”指的是“自然的”和“人造的”可感知世界的两个方面。虽然我也坚持区别,但有的人还会因诉诸更综合性的术语而使其模糊不清。人类物理性质的变化使两个领域越来越难以区分。⁶也许只有过去的半个世纪才目睹了比尔·麦克基本以预示大灾变的方式所谓的“大自然的终结”是什么:一个变化程度如此深刻,我们将永远不会再遇到一个原始状态的自然环境。但卡尔·马克思正确地断言:到

19世纪中叶,第二自然(被人类劳动再加工的自然)在全世界事实上已经在第一自然中拥有最重要的位置。⁷正如理查德·怀特所称道的煞费苦心地精心设计的、电脑监控的今天的哥伦比亚河那样,⁸我们随意称谓的“自然”早已变成了“有组织的机器”。事实上,自然文化特质本身是一个人为的产品,它源于在亚洲西南部一千年以前开始的从游牧生活到定居生活变迁的第一个实例。

即使那些比较明白事理的人,也会陷入对远郊景观的自然外观的自由的谈论。⁹没有哪位诗人比罗伯特·佛洛斯特更加意识到乡村这一历史文物的;但有的人也可以在他心理驾驭措手不及的时刻抓到他,沉思“爆炸的矿物滴剂/开吨车/被限制在道路上”和“几乎无事可做/有绝对的光明与安宁/宇宙的蓝色/和局部的绿色建议”。¹⁰佛洛斯特在这里似乎忘记了汽车的影响,除非有人“几乎”给出一个对那件事情怀疑的巨大好处。他不应该因为不在乎而被过于严惩。毫无疑问,这是一条乡村道路;即使它已经成为今天的 I-89(州际高速公路),它蜿蜒穿越数英里可爱的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乡村,土木工程已尽其最大努力来保护在分离的不同空间和平共处的自然和机器的假象。你必须努力注意被弄脏了的路旁的树木,并关注鸟和动物是如何避开主要公路的生态研究,以便来评判对它们的影响。¹¹虽然早期的汽车时代的更加谨慎的想象之物用一些阻止的方式反对二元化的天真,但即使他们也不会看得那么遥远。¹²

他乘车越过康涅狄格州

在一个玻璃客车上。

一次,恐惧穿心,

他看错了



他装备的影子

因为乌鸦。

(华莱士·史蒂文斯:《看乌鸦的十三种方式》)

我向上攀升

穿过

树叶的华盖

并在同一时间

我下降

因为我没有做

不寻常的事情

我坐在我的车上

我考虑

史前的洞穴

在比利牛斯山脉——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白杨林荫道》)

两首诗通过戳穿户内户外的假象产生了怪异的效果,通过与外界隔绝的旅行的习惯产生了自然与文明的对分。

他们这样做是通过由马克思的简约向相反的方面改变:仔细想着那些被压抑的暗示,即人类工程空间对第一自然的持续入侵(史蒂文斯),想着留存下来的那些原始外壳形式,像那些变成现代性的树木和洞穴(威廉姆斯)。¹³这反过来表明,人类环境改变的历史不应被视为一个全面的、不可逆转的由“自然”到人工制品的变革。史蒂文斯和威廉姆斯写了这些段落后的 3/4 世纪,美国远远没有结束铺设。这正如地理学家内尔·史密斯所警告的那样:“自然生产不应该与控制

自然相混淆。”¹⁴第二自然对第一自然的不能遏制性，不仅仅是在龙卷风和飓风期间才被揭示出来。菜农们都明白今天日报上这个朴实的真理。¹⁵

那么，城乡差别也不能作为幻觉被注销，因为它是一个已经产生的结果。它无论多么草率，也是记录了实际的对比：在一些地区，地方的、州的和联邦的土地政策，在现代已经着重表现来了。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比梭罗时代的人口更稠密，可耕土地更少。美国的一些地区比一个世纪前人烟更稀少，例如：达科他西部地区和绿山国家森林。¹⁶

所以自然—文化差别，既是一个变形镜头，也是一个必要的镜头，通过这个镜头，既可以查看现代化进程，也可以查看后现代主义的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工的假体环境中，我们对这种环境的感知，不是灵敏地直接反应环境，而是间接地感知影像。一方面，世界物理环境正在被日益改变，其手段是资本、技术和地缘政治以及那些所谓的自然消耗或复制，如草坪、花园、主题公园、栖息动物园地、保护区等；另一方面，这一进程已经使某些地区的大片的（相对）非伪造的自然在价值概念和术语方面更加突出，一般来说，更重要：作为一种被污染、气候等变化大大改变的事物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对激烈过度技术变化进行戏剧性渲染的方式；作为一种强调改变非人类世界来维持生命的重要性的方式。¹⁷

人类在生态系统上可能会受到限制，也可能不会受其限制，虽然以这种说法来下断言已经过时，但也不乏肯定。难以预料的是，地球人是否永远将在相处时完全没有他们的自然生物学，也没有他们高度依赖的有限控制的环境条件。即使人们变得如计算机科幻小说中的仿生人物那样有人性，他们也很可能会对以下事物的影响依然保持身体上的表现和可渗

透性,如水循环、光合作用、大气候、地震学、细菌对药物的抵抗力以及区域栖息地的优势和劣势。¹⁸此外,环境心理学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强有力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了人们对被感觉起来包含着重要“自然”元素的环境文化的爱好:证据表明,这些看上去不仅美观,还有益于健康地促进疾病康复的速度比人工环境更快。¹⁹

那么,一个关于自然—文化区别的版本将可能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这已经得到了经验事实和人类欲望的认可。一元论、二元论和技术文化建构的理论或神话,可能会被证明不如相互建构理论神话那么有说服力:物理环境(自然的和人工的)在某种程度上塑造文化,而这些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又继续重塑了物理环境。²⁰

我以前的《生态想象》一书,重点试图确定文学想象的“生态中心”形式,尤其是以梭罗传统的自然写作进行举例。²¹我继续相信,人类关怀和价值根据一种更强大的关心非人类环境的伦理来调整,会使世界成为人类和非人类的一个更美好的地方。²²然而,压制那个论点意味着低估了这样一些人类中心说关注的力量,像作为生态想象和承诺的激发因素的公众健康和生态公平。对那些生活在濒危社区的人来说,第一生态优先权将会是可以理解的健康、安全和营养以及作为担保人的这些公民的政治和经济解放优先。²³这将不赞成“(生态)法西斯主义”的指责,有时针对生态中心主义对与人权和需求及其与纳粹主义的关联相关的生态系统的初步评估,等等。这些说法过于将实际的生态中心地位的多样性简单化,夸大了他们的权威,提供了一个作为绿色植物的纳粹的卡通版。²⁴生态中心主义者不会不赞成变成“生态运动的清教徒”。²⁵与清教主义和清教徒中持不同政见者帮助带来的民主

革命一样,任何种类的环保主义甚至不会希望实现温和的改革,除非有人采取极端立场倡导真正的路径选择:拒绝消费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反现代主义、动物解放。正如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贝特断言:“虽然深层生态学的梦想在地球上将永远无法实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生存可以依赖我们对它进行梦想的想象力。”²⁶

然而,情况仍然是人类单独靠生态中心主义活着是不可预期的,大多数“清教徒”在现实生活中也并非仅仅与他们的清教徒主义完全一致。²⁷彻底的生态中心主义可能会攻击世界上的“生态人”²⁸,正如18世纪后期的神学家塞缪尔·霍普金斯的极端“新光明”加尔文主义攻击与其情况最相同的新英格兰人一样。霍普金斯测试是否有人得到了神的恩赐就愿意为上帝的荣耀而受罚。根据采取的用来唤醒了相当数量的非白人男性和对国家的环境问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那些东西来判断,为家人和自己的生存而产生的恐惧会比作为内在善行的自我牺牲的关爱自然具有更强大的动力。甚至现在被作为一个绿色圣人记住的亨利·梭罗也通过创造一种理论承认了这一点,他的理论以四种基本物质需要(食品、燃料、衣服、住房)为他的《瓦尔登湖》的出发点,但不是他的终点。

因此,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将是把“绿色”和“棕色”景观置于与他人的交谈之中,这些景观是都市周围的郊外住宅区和工业化。“为了以生态批评来获得其相关性的断言”,正如一位生态批评家所观察的那样,“其批评实践必须大幅度扩展……生态危机威胁所有景观——荒野的、农村的、郊区的和城市的。波士顿南部恰如瓦尔登湖一样自然(和狂野)。他们受温室效应的影响,同样都是濒危的。而且一个地区的



贫困的原因正是另一个地区发展的原因。”²⁹如果我们理解的话,这“自然性(狂野性)”的意思当然不是“人和建筑物与树林和水的比例”,而是“被管理(或者不被管理)”。如果城市和内地景观要变成不仅仅是短暂的时尚的东西的话,那么,文学与环境研究必须更加充分地考虑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对它们进行想象的传统。虽然它们的范围按照原则扩展到了人的想象力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任何文学事务中,但在实践中他们已经将精力(包括我自己的工作)集中到了“自然”环境,而不是其他环境,并被当做其特殊的户外类型范围,像自然写作、田园诗和荒野爱情小说,忽略了(例如)博物学家小说、揭露黑幕的新闻和城市浪荡子诗学。如果不对历史景观、景观类型和生态话语进行全方位的考虑的话,那么生态想象的治疗方法就不能说是综合性的。

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对主要的移民地区的森林和荒野消失的保护主义情绪的措辞是在 19 世纪早期与对城市“卫生”改革的第一次强烈的系统的推动相一致的。这两次倡议作为进步时代改革的一部分,大约在半个世纪后的同一时间成熟。它们伴随着对荒野和濒危物种行动同时发生的环保主义的主动精神,又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达到顶峰。清洁空气/水清洁运动在某种程度上都被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所促进。然而,公共健康和福利的前卡森历史——无论如何都在文学研究之内——通常不被看做“生态”历史的一部分,并在它存在的该历史领域,公共卫生和保护主义经常不会被以同样的项目或同样的学者来对待。然而,这两部分相互交织已变得日益明显,³⁰因为生态正义运动用更加大众化的信息挑战传统保护主义,因为生物区域主义者呼吁我们想象我们自己在一些像那些包括“城市”和“乡

村”地区的流域一样的生态单位拥有公民权；因为自然写作的从业人员脱离用斜体字排字的传统来解决问题，像毒性作用问题，它把荒野景观和技术融为一体，构成一个似像非像的环保网络。它是以这样一种复杂的理解为基础的：什么是环境、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写作。文学和环境研究必须使它们成为物质环境不可或缺的成分，成为人类艺术和经验的塑造力量，这样的美学著作也不例外。

因此，考虑到在过去两个世纪期间美国生态转变规模的巨大和迅速，以及产生于此的文明主义和裸体主义信仰相互交织的论战和辩护的历史，以美国文化为基础的研究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但一般说来，由于历史没有像现代化进程症候那么超绝，任何调查都必须像这本书中那样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实例。³¹

《美丽的美国》简·亚当斯和约翰·缪尔

为看到超越“环境”与“自然的必要性和微妙而寻找的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尤其在美国，但也可以是符合道义的其他地方，就是在美国移民文化历史上的最经典的生态文学，即流行的圣歌《美丽的美国》。大多数美国公民都知道至少这样一个开篇诗节：

美丽而广阔的天空
为琥珀色的麦浪，
为紫金山的雄伟
俯视果实累累的平原！
美国！美国！
上帝保佑你，



给你的兄弟以善良的荣誉

从大海到光亮的大海!³²

我承认这首诗从来没有成为我的最爱。即使在我孩提时代,我也认为它的宏伟壮阔是浮夸的——这个偏见现在被我强化,是因为我作为一个研究美国问题的人在阅读它时是作为一个对向西扩张的愚笨赞歌的。但我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重新思考这首诗时被其感动了:1998 春季“梭罗研究所”的题词,这个研究和教学设施坐落在距离瓦尔登湖 1/4 英里的瓦尔登森林里。

典礼的高潮部分是以托尼·班尼特演奏《美丽的美国》开始的,他是众多赞同这首歌的人之一,并认为军国主义的《星条旗》不应成为国歌。这个场合的典礼行为,包括歌手班尼特的缓慢的时间,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融入歌词中——并做一些后续研究。

作者是诗人学者——凯瑟琳·李·贝茨,也就是后来韦尔斯利学院的英语主持,她断言说,开始的那几行,是她第一次到西方旅行期间在派克峰顶部看到的景象带来的灵感。³³在刚刚开始思考时或许是一个浓浓地自诉的趣闻轶事。甚至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视觉知觉的真实(从派克峰上人们可以真实地看到紫金山的雄伟和舞动的琥珀色的麦浪)实现了诗的感情流露,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来加大了诗的罪过,即将整个美国缩小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忽视了征服传统,忽视了工业革命的剧痛,但新的历史主义文学研究和修正主义者、移民和劳动历史都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毫无疑问,《美丽的美国》必定是登峰造极的自然泄露的写作——在反对者头脑中的生态批评的卡通形象。

然而,如果不是仅侧重于自然的言论,我们承认诗参与了被勾勒的美国环保主义的双链叙事,画面开始变化。碰巧贝茨通过 1893 年在芝加哥举办的美国博览会去了科罗拉多州,这也是她重新返回:在这个博览会上,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提出他的关于美国民主的开拓性论文,亨利·亚当斯提出了他的发电机想象作为 20 世纪文明的典范。正是那些访问,才是最后一节的“玉市”形象的最直接的来源(“啊,漂亮的广阔的梦/生活多年以后/是玉市光芒四射的地方/经受人类的眼泪后仍然是清楚明亮的”)。正如人们所谓的露天市场一样,那几行诗暗指美国博览会的“玉市”。³⁴人类的眼泪间接地暗示着超出了玉市边缘的贫民窟,这是贝茨在回来的旅程中与简·亚当斯在船体楼一起进餐时突然造访的地方。这首诗的第一个版本使这件事情比我们知道得更明确。原稿最后诗节的结尾部分强调《美丽的美国》的理想主义是将来时,而不是现在时:“直到自私的利益不再染色/自由的旗帜!”“直到高贵的男人再保持健康/[丹麦]曲半岛洁白的欢乐节日!”³⁵

贝茨也同时写了一件关于博览会的明显更加悲观的伴随性文艺作品,被称为《幻影年》,其中有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越过她闪闪发光的圆顶圈环
刺骨的寒风掠过便变弱和萎缩,
一个哭声从遭受饥饿的家园传出,
但没有传到此处。³⁶

如果曾经有一个诗节适合表达绝望的落空的话,那么它就是这首由五步格降至二步格的四行诗。在贝茨的诗集中,值得注目的是,她把《美丽的美国》和《幻影年》在开头按照顺